

沙特与胡塞武装会谈

也门和平进程或迎曙光

■ 谷 宁

近日,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和负责协调谈判的阿曼代表团抵达也门首都萨那,与胡塞武装领导人会面。双方就结束敌对、实现持久和平、构建框架共识等议题进行广泛磋商。外界普遍认为,这次参与和谈的各方合作意愿较强,且对话发生在中东局势缓和、沙特和伊朗复交的大背景下,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
也门乱局长期难解

2015年3月26日,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代号为“果断风暴”的军事行动,标志着也门乱局从内战升级为代理人冲突。以此为节点,延宕12年的也门之乱可粗略分为两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,2011年至2015年3月25日,也门政权更迭,国家政治转型失败,继而爆发内战。自2011年初起,在突尼斯、埃及政局剧变影响下,也门发生反政府示威游行。在沙特、美国等国的斡旋施压下,统治也门近30年的时任总统萨利赫不得不将权力交给时任副总统哈迪。2012年,哈迪当选新一任总统并开启政治过渡进程,着手重组军队和安全部门。2014年8月,胡塞组织以反对政府提高燃油价格为由,发起大规模游行示威,随后攻占也门首都萨那,直抵南部重镇亚丁,哈迪被迫流亡沙特。

第二阶段,2015年3月26日至今,也门战局升级,各方势力不断分化重组并形成僵持。沙特联军介入后,也门战局变为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联合前总统萨利赫势力,对抗沙特等国支持的哈迪政府军与南方分离主义武装的局面,并进入相持消耗阶段。2017年,胡塞武装与萨利赫反目,将萨利赫截杀于逃亡途中。同年,南方分离主义武装联合南部部落、地方军政领导等组建南方过渡委员会,谋求“联省自治”,之后便与哈迪政府不断。由此,也门战局从两个阵营的对抗,逐步演化成多方势力角逐。为停止战事、消解乱局,国际社会



4月9日,在也门首都萨那,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迈赫迪·马沙特(中)与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和阿曼官员举行会谈。

已促成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间进行了4轮和谈,但收效甚微。也门时局纷乱变化12年,停战、和谈、再战的循环见证了多方势力的兴衰更迭,也夺走了许多民众的生命与财产。

新一轮和谈有望取得突破

自2022年4月起,也门局势出现一系列向好变化,和平曙光再现。其一,哈迪宣布将权力移交给新组建的总统委员会。沙特借机敦促总统委员会加紧和谈,并重启与胡塞武装的直接对话。其二,联合国此前斡旋的为期6个月的停火协议,虽在2022年10月到期后未能续期,但战场形势总体稳定,战斗规模和烈度趋缓。其三,冲突各方持续释放善意,营造和谈氛围。今年2月,沙特已部分放松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红海港口的限制。3月,双方约定进行自2020年10月以来最大规模的换俘行动。4月13日,国际红十字会的航班在也门萨那和亚丁之间运送俘虏,开启为期3天的换俘程序,共计交换约900名战俘。分析人士表示,此次沙特与胡塞武

装的和谈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,主要基于以下两点。

一方面,地区形势有利和平进程。近年来,西亚北非迎来缓和潮,如土耳其与埃及走近,叙利亚与阿拉伯多国关系回暖等。特别是4月6日,沙特与伊朗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,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。分析人士表示,对也门而言,伊朗立场的变化或将带动胡塞武装改变斗争策略与方向,沙特、阿联酋等国也将抓住时机从也门抽身。常年的战争给沙、阿等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外交包袱,也阻滞了国内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化。

另一方面,也门国内人道主义灾难严重。自内战升级以来,各方在北部、南部、东部和沿海等6个战区反复拉锯,难有进展。疫情等因素更是加剧也门国内资源紧张,也门民众迫切希望早日实现和平。

实现和平仍面临多重困难

总体来看,此次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和谈比以往更接近达成积极成果,多方

互信重构、利益交集扩大,实现长时期停火犹可期。同时各方也应认识到,要在也门形成“持久、公正和包容的政治安排”,仍需克服重重困难。

当前,也门国家框架下的部落权力分配不平衡、不稳固,各方势力盘根错节。南北又因战局对峙更分裂之形,特别是南方分离主义武装独立性日增,或将推高南北矛盾。此外,其他各类武装,包括基地组织和“伊斯兰国”分支,仍有添乱的可能。

还有分析人士指出,若和平协议达成,沙特与阿联酋从也门抽身,客观上将导致也门政府方实力下降,恐引发各方势力重新洗牌。

综上,想要推动也门持久和平、形成包容政治框架,各攸关方需形成团结合力,持续发挥积极作用。从短期看,各方应努力推动政治谈判,照顾也门内部各势力合理关切,平衡其权力诉求。从长期看,各方应促进也门经济可持续发展,增进社会团结,缓解各方矛盾,以期从根本上解决也门问题。

(作者为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)

据外媒报道,近日,德国考虑大量采购莱茵金属公司在澳大利亚生产的一款“拳击手”装甲车,以替换现役“鼯鼠”空降战车。

据悉,德国联邦国防军计划采购的这批“拳击手”装甲车,将由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军用车辆高级中心制造。该中心是德国军火制造商莱茵金属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分公司,目前正为澳大利亚国防军生产“拳击手”系列装甲车。中心主管纳森·波伊内尔介绍称:“分公司拥有900余名技术熟练的员工,并开设多条生产线,可生产运输车辆、装甲车辆和电子设备等军用产品。”

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》报道称,考虑到军用车辆高级中心的技术和生产能力,柏林方面有意从近1600亿美元的武器采购资金中划拨出一部分,向该分公司订购“拳击手”装甲车。尽管目前订购的具体数量不详,但可以确定的是,这将是一个大合同,或将远超过2018年澳大利亚政府向德国莱茵金属公司采购的211辆。据悉,德国订购的这批“拳击手”装甲车预计最快将于2025年交付。

德国媒体注意到,此前,以工业制造能力著称的德国,很少从国外购买主力装甲车辆。近年来,德国联邦国防军装备的“鼯鼠”空降战车在训练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。该型装甲车是一款轻型空降装甲战斗车,车身设计紧凑,载重量少,且防护能力弱,提供的火力支援有限。当前,德国联邦国防军希望获得一款能为步兵提供直接火力支援的装甲车,于是决定增购“拳击手”装甲车。

在谈到为何不再坚持在本土生产这款德国设计的装甲车时,德国驻澳大使马库斯·埃德勒称:“欧洲各国当前的装甲车辆和弹药储备紧缺。德国议会此前批准了一笔高达1000亿欧元(约合1107亿美元)的特别基金,用于实现德国武装力量的现代化,仅靠德国本土军火制造商已无法满足需求。”



莱茵公司制造的“拳击手”装甲车。

德国拟大量采购「拳击手」装甲车

■ 何银华

知情人士透露,军用车辆高级中心即将制造的这批装甲车,将以澳大利亚国防军的“拳击手”装甲车侦察型为模板,在8×8轮式底盘的基础上加装侦察任务组件,主武器是莱茵金属公司的MK30-2型自动火炮,可为步兵提供战术火力支援。

美国“防务塔”网站引用军用车辆高级中心主管纳森·波伊内尔的话称,澳大利亚与德国在装甲车制造领域的合作,或将推进两国在装备制造乃至其他防务方面的合作。

欧洲多国缘何青睐以色列武器

■ 王昌凡 李国杰

近期,欧洲多国相继和以色列签订多个先进武器采购合同,其中不少武器为以色列首次对外出售。以色列为何能频频战胜传统军事出口强国,抢占欧洲军贸市场,引发外界广泛关注。

围绕需求定向采购

欧洲多国采购武器的种类繁多,总体上重点关注潜在威胁,如对手的远程空中打击和地面装甲突击,并注重武器更新换代。

重点建设防空反导系统。今年3月,美国原则上同意了德国从以色列采购“箭-3”反导系统。该系统为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开发。一年前,德国已在以色列观摩了该系统的模拟试验,并拟定20亿欧元(约合22.1亿美元)的采购预算。4月5日,芬兰表示将与以色列签订

约3.16亿欧元的“大卫投石索”防空系统采购合同。该系统配备最大探测范围超过470千米的雷达和有效射程达300千米的拦截弹,可有效弥补芬兰缺失高空拦截能力的漏洞。

加强反坦克火力。2022年底,芬兰从以色列采购约2.2亿欧元的“长钉”SR、LR2和ER2型反坦克导弹。近期,希腊也与以色列签订了一份价值约3.7亿欧元的“长钉”NLOS超视距型反坦克导弹合同。

寻求其他先进武器。随着以色列武器出口影响不断扩大,不少国家对以色列在其他领域的武器产生浓厚兴趣。3月,丹麦与以色列签订总价值2.52亿美元的火炮合同,将从以色列引进1个营18辆155毫米ATMOS自行榴弹炮和2套精确通用发射系统。4月,荷兰宣布将在未来3年从以色列采购

20套精确通用发射系统。据悉,该系统配备先进的雷达和制导系统,可发射150千米射程火箭弹和多款导弹。

双向合作各取所需

过去5年,以色列武器出口总额占世界军贸总额近3%。2021年起,欧洲开始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对外军售地区,约占以色列军事出口总额的41%。2022年欧洲武器进口量增长约93%,并将保持增长势头。分析人士表示,欧洲多国纷纷选择以色列武器,主要有以下3点原因。

武器性价比较高。以色列多款武器系统与美联合研制,借鉴了美式装备的成熟技术,但价格远低于美国同类武器。如芬兰采购的“大卫投石索”防空系统,采用美国“爱国者”PAC-3防空系统的部分技术,但单发防空导弹的成本只有“爱国者”防空系统的1/10。

武器适配性较强。以色列武器通常采用北约统一标准,欧洲多国购买后可快速融入本国作战体系,减少后勤保障压力,实现“即插即用”。

附加条件较少。一些欧洲国家不愿接受武器贸易中的附加条件,试图通过从以色列购买武器,摆脱传统大国束缚,实现其防务合作多元化和武器来源多样化。

以色列也积极向欧洲兜售武器,满足其更灵活的战略空间发展需要。以色列希望以武器贸易为抓手,与相关国家建立更稳定持久的战略合作关系。以色列与希腊的军事合作,被外界视为两国向土耳其共同“示威”的举动。两国在2021年签署了16.5亿美元的史上最大防务合作协议,近期签订的反坦克导弹合同正是推动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。



以色列“箭-3”反导系统。



阿联酋第4架“全球眼”预警机首飞

小身板也有多用途

■ 常雨康 岳峰

近日,在瑞典林雪平机场,萨博集团完成第4架“全球眼”预警机首飞,并进行多项性能测试,该机后续将交付阿联酋空军。

萨博集团业务领域负责人卡尔·约翰·伯格霍姆表示,我们对第4架“全球眼”预警机的成功首飞感到满意,这证实了萨博集团拥有必要的基础设施专业能力。

预警机是指承担空中早期预警的空中信息化作战平台,其凭借较强的目标探测、态势感知和战场管理能力,正日益成为空中作战的核心装备。由于大型预警机的研制成本高、风险大、技术难度大,不少国家以中小型飞机平台为基础进行研制,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预警机产品,“全球眼”预警机就是其中之一。

近年来,航空微电子制造领域的新材料、新工艺,使得零部件逐渐小型化、低功耗,加上雷达探测领域新技术的改革,使得雷达能以更少的能耗在更短时间内扫描更多目标。在此背景下,萨博集团在上一代预警机基础上,对机载任

务系统和载机平台进行升级,拓展海上巡逻、电子情报侦察等功能,研制出第三代多用途预警机——“全球眼”预警机。

“全球眼”预警机以庞巴迪公司“环球6000/6500”型公务机为原型改装而成,续航时间达11小时,可在尽可能少的机组数量下,完成对重点方向的全时监控,且一架次预警机可满足多批次战机编队的指挥控制任务,保证任务的连贯性。此外,该机还具备相对舒适的机舱内工作环境和较好的飞行及场域性能,可在更小的机场和更短的跑道上起降。

值得一提的是,“全球眼”预警机一改传统预警机仅以对空目标探测为主的使用功能,兼顾对空、对海和对地探测的不同任务需要。该机搭载的“爱立眼-增程”S波段多功能有源电扫阵列雷达,是一款采用氮化镓器件的全新型制雷达,相比萨博集团的上一代预警雷达产品,该雷达的探测距离和综合性能有显著提升,抗杂波和抗干扰能力更好。搭配上“海浪花”7500E海上监视雷达和多种类型传感器,“全球眼”预警机可

实现对空、对海、对地的连续高质量目标探测、跟踪和监视,不仅可探测飞机和水面作战舰艇,还具备发现巡航导弹、潜艇潜望镜等雷达反射面积较小作战目标的能力。此次成功首飞的“全球眼”预警机与前3架相比,在前机身两侧还加装了新的天线整流罩。

“全球眼”预警机的任务系统可按照用户需要进行配置。标准版只包括预警指挥和部分自卫对抗系统,加强版在标准版基础上增加了对海搜索雷达和光电传感器,阿联酋采购的高配版则进一步加装了电子情报侦察系统。

据悉,2015年至2021年,阿联酋与萨博集团分3个批次陆续签订5架“全球眼”预警机订单,前3架已于2021年交付完毕,后2架将于2025年前完成交付。目前,萨博集团正在进行4架“全球眼”预警机的生产和测试,除了阿联酋的2架外,还有2架为瑞典订购。此次萨博集团完成第4架“全球眼”预警机首飞,展示了其快速可靠的交付能力。

上图:“全球眼”预警机。